

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_第2辑

王晓玉◎著

I217.3
416



守在爱情的 湖边写作

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

阿花 / 正宫娘娘 / 鬼手百局，你在哪里？ / 田教授家的28个亲戚 / 都市——文学的产销地 / 另一片艺术天地 / 读一点影视文学本 / 观众看的是电视剧 / “家世影视”的走俏 /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激情 / 人生·写作·书 /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 / 你认识上海人吗？ / 从《女儿难》谈起 / 关于“女权主义” / 对都市居住者的描绘和探究 / 象棋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_第2辑

王晓玉◎著

守在爱情的 湖边写作

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
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王晓玉
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2辑)

ISBN 978-7-5617-5773-4

I. 守…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884 号

著 者 王晓玉
总 策 划 阮光页
责任编辑 阮光页
责任校对 乔惠文
整体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875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73-4/I·407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序

王铁仙

1995年本社出版了一套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均为散文。这是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阮光页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他的那个年级的校友中,正拥有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和陈丹燕等5位作家。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颙、赵丽宏、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在进校前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如几丛鲜艳的花枝,摇曳在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相当引人注目。他们毕业后,十余年中,仍是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1994年,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散文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种景观呢?继而想到五六级的戴厚英、五七级的沙叶新等人,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而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来着手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但戴厚英一本集子,刚与其他出版社签约,只得暂付阙如。这套丛书推出以后,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很快认可了这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师大因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相当引人注目。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无人察觉,特地指出,冠以名称,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而一旦命名,提醒了公众,大家会觉得十分自然,一点不觉得异样。接下来,编者就更“名正言顺”地来充实这个概念,在

这套丛书里增加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增加了也是七七级的周佩红,增加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钢和徐芳,一起编为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精选版,亦称第一辑,于2001年华东师大5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让人万分痛惜的是戴厚英数年前不幸被暴徒杀害,而唯一的亲人女儿远在国外,当时找不到版权代理人,仍无法加入她的作品。

现在,我们又编了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去掉了“校友”两字,而算作第二辑。入选者不再限于校友,作品也不再限于散文。其中,戴厚英的一本,是通过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联系上了她女儿作为版权代理人,并请吴教授编选和作序。六二级的王晓玉是本校教授,八一级的格非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1年,后赴清华大学任教授。前两次编选时因我们拘泥于校友范围,没有请他们参加,现在弥补了这个缺憾。先后毕业离校工作的戴舫、李洱、摩罗、殷健灵,是这次才请他们加入的;朱晓琳虽不是本校毕业,然1997年就到本校任教了。我们觉得这第二辑里的作品,由于不拘体裁,不问作者是否成了校友,更显得多姿多彩,可能更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按照规范的培养目标,是语言和文学的理论人才,而非作家。但我心里总是稍有疑问,觉得不能说得过死。现代社会的知识者分工很细,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学创作,确有相对独立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可以各司其职。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环境,也确实主要适合于作理论研究和相关的学术训练,而作家却要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浸润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天赋,非课堂和书本可以造就。但是,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人,与从事其他专业如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有所不同。他既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如理论思辨能力等,又不应该只有那种素养;因为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饱含人的情感的,好多地方难以仅仅用逻辑思维和冷静的理性来解释的文学作品,所以他要同作家一样懂得人的心灵,一样善于感悟人的情感,一样敏于体验现实的人生,并且要略有一点情感抒发、形象描绘等文学表达能力和习性。如果一个文学理论人才,一生只知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在理论概念和推理中打转,于实际人生、人情、人性,漠然无所感受,难有会心,甚至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缺乏阅读的渴望和鉴赏的兴味,那是有点可悲的,他实际上还徘徊在文学的堂奥之外。朱光潜曾说:“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自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是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美的本质’。”他不客气地嘲笑一位美学理论文章的作者,竟然会“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研究美学不应如此,研究与美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应如此。五四初期

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影响甚大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理论书籍的沈雁冰,到1927年下半年,同时进行小说和散文创作了,并逐渐成为小说巨匠。他后来之所以同时从事创作,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评论别人,自己不创作,难免要遭人议论。我们今天或者会认为他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但我感到这无意中反映出真正的文学家的心态和对于文学的真知。文学创作毕竟是文学的根本。鲁迅也是先写文学论文,尔后主要从事创作的。有些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闻名的学者,则在搞理论和研究之前,曾写过很出色的小说和诗,如我校已故的施蛰存老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我们过去听他的谈吐,现在看他留存的文字,都会深深感到理论和创作,在他那里几乎是分不开的。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理论家,也相类似,只不过其中有的人过去的创作,现已不大为人知道罢了。高校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作家,不必说是学校里教学的成功,却是很值得庆幸的好事。他们的存在,会给周围众多的致力于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学生以生动的启示,启示他们不忘文学的根本,懂得文学的真谛,从而使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不至于与文学相隔离,真正能给读者和作家以启发。

那么,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以我的浅见,从共性上说,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远非“文革”前的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从特殊性上说,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这“氛围”两个字,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氛围是最好的向导,最强大的推动力,最有魅力的“首席教授”。当时,赵丽宏、孙颢、王小鹰三人,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文章,不禁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乃不能是”的争胜之心。何况他们三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指点”,而毫不自视特殊,拒人门外。这样,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门径”,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也写起东西来了。例如陈丹燕,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又如周佩红,是在这期间打下根基,而于毕业后起步,写出了许多相当优秀的散文。还有这次加入的戴舫,也是七七级学生,他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读,在这种氛围下,最后也写起小说来。毕业后,他赴美国求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比较文学和古汉语课程,但一直保持着在“七七级”形成

的习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中、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和电视剧本,至今乐此不疲,作品斐然可观。

现在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除戴舫外,都不是七七级的,比较分散。他们毕业有先后,成名有迟早,名声也有大小,但都是出类拔萃的。现在我们把他们另行集中在一起,是想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力量,并觉得现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我们期望也许有一天,在华东师大或其他高校的中文系,会形成一个新的作家群。

写于2008年4月

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付梓前

目录

第一辑 ◎ 小说世界

阿花	3
正宫娘娘	61
鬼手百局,你在哪里?	139
田教授家的28个亲戚	155

第二辑 ◎ 随笔·说文谈剧

都市——文学的产销地	191
另一片艺术天地	194
读一点影视文学本	196
观众看的是电视剧	198
“家世影视”的走俏	201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激情	204
人生·写作·书	207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	212
你认识上海人吗?	216
从《女儿难》谈起	218
关于“女权主义”	220
对都市居住者的描绘和探究	222
象棋大师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建构	224
金矿为勘探者存在	226
什么人在“玩”电视剧	231

第三辑 ◎ 随笔·家事琐忆

娘家情结	237
------	-----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

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

分享打架和甜果冻	240
一九七一年,对一个二十六岁女子 的素描	242
过年的精髓是团聚	245
留存的富贵气派	247
记忆中的美味	250
我们俩愈长愈像了	253
附:相濡以沫三十年(黄源深)	255
立此存照也堪玩	258
化作春泥育百花	261
永远快乐的母亲	266
好老师	271
跋 谁养育了华东师大作家群 的精气神	273

守在爱情的湖边写作

王晓玉文学作品精选

小说世界 第一辑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爱并
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
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莎士比亚

—

阿花

永安弄里名人多。

公元一九四八年阳春三月，“大世界”里红得发紫的舞女陆宝宝拒绝大老板范仁义的求婚，下嫁永安弄里一文不名的象棋棋手洪剑春，成为轰动整个上海小市民阶层的头条新闻。陆宝宝当时芳龄二十四，老早就是上海滩游乐界的小小名人了。她从十六岁下海当舞女，二十岁时被快乐牌手帕厂的老板娘收为过房囡，该厂老板、闻名百货业界的范仁义顺势大捧特捧而很快使她红极一时，一直到她决心进入永安弄3号三楼后厢房充当穷酸黄脸婆，前前后后竟连红了四年，这在“大世界”是不多见的。陆宝宝久红不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她那超凡拔群的天生丽质。她一张不胖不瘦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对深棕色瞳仁的大眼睛，那眼睛里永远是水汪汪的，忽闪忽闪，流光四溢，似喜似嗔似怨似愁，让人看了由不得又爱又怜。就这一对眼睛，使她得了个“猫儿眼”的雅号。“猫儿眼”

是一种稀珍的绿宝石，这跟陆宝宝的芳号有谐音之趣。陆宝宝的皮肤不很白，带有淡淡的黄糙米色，但十分细洁，所以她从来用不着浓妆艳抹，只在薄薄的小嘴上淡淡地上点玫瑰色的口红，也一样光彩照人。最难得的是她的身材，长长的脖子，滚圆的稍稍有点下削的美人肩，托着一头黑缎子般的长发，生就了一种高雅的派头。胸部饱满，臀部丰硕，但腰肢却是细溜溜的，紧身的旗袍一上身，不能不令所有的舞客倾倒。凡是花了大把钱购得了大叠舞票方能有幸获得陆宝宝伴上一舞的男人都说，跟陆宝宝跳舞，总会神移魂荡，一曲终了，也不知自己刚才那步子是怎么迈的。陆宝宝身轻如燕，伏在人臂上几乎是足不点地飘然而来，飘然而去，像一阵风似的把舞客手中的舞票统统卷到了标着“No.1, Lu”字样的票箱里。

消息灵通的小报记者们老早就报道过，陆宝宝原籍浙江温岭，自幼父母双亡，跟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六岁下海当舞女是跟“大世界”老板订了包身合同的。二十一岁包身期满，为了供养弟弟去美国上大学，就继续留在舞场谋生挣钱。到二十四岁那年，弟弟临近毕业，陆宝宝也打算从此跳出舞池了。恰在此时，那快乐手帕厂的过房娘生急病一命呜呼，过房爷范仁义立即向过房因陆宝宝正式求了婚。既是“过房”，本来就是逢场作戏，因此并不存在伦理纲常之乱。况且范仁义当时年纪不过四十多，陆宝宝一旦嫁过去，当个现成快乐牌老板娘，霞飞路西头一幢花园小洋房的正室太太，何乐而不为？小报记者们纷纷在报屁股上撰文预测：这父女两人，十之八九是要“结良缘，了却半世夙愿”了。

岂料冷门新闻爆出：陆宝宝悄悄地与靠棋艺为生的洪剑春在杏花楼结了婚，婚后当即住进了永安弄3号三层楼的朝西后厢房内，并且闭门谢客，与以前所有相熟相识的人统统断绝了往来。据说，没有一个与陆宝宝有这样或那样交情的人能进得了她的房间，连所有过去为她捧过场的小报记者也在内。

《沪江夜报》一名以尖头削脑、最喜欢也最擅长于采访花边新闻出名的记者姓张名德禄的，听说此事，大不以为然。他向同僚们夸下海口，不入永安弄3号三楼后厢房，则不回报社见江东父老。

“总不见得有老虎把门！”张德禄说着，背起了照相机。

“嘿，”一位已经碰过壁的说道，“老兄猜得不错，真有把门虎呢！雌的！”

张德禄坐电车到四马路杏花楼门口下车，往右一转弯，就看见永安弄门口挤了一大堆人。上海人欢喜热闹猛，这只角看样子又出什么新鲜事了。张德禄不觉一喜：“额

角头真高，顺便还可以再捞条小新闻！”他想着，三步并作两步扑了过去。

他刚刚挤进人群，就一眼望见这场热闹的中心人物恰是洪剑春。张德禄也是个棋迷，平时常到“大世界”的棋室里去泡几个钟头。他很喜欢洪剑春的棋风。在“大世界”献艺的几个棋手中，唯有洪剑春的棋路最有特色：多变、凌厉，同时又稳健。上海滩上欢喜摆弄几下车马炮的人都知道他。洪剑春身高足有六英尺，生就了一副大骨架，而且眉骨高，鼻梁挺，眼睛大，皮肤苍白。他身着一件崭新的青竹布长衫，显然是因为刚当新郎官不久，头发新理，胡子新刮，立在人群之中。他正被一个身穿一身派力司淡米色西装的小白脸死死地纠缠着。那个小白脸剃着三七开的小分头，面孔搽得雪白，身上散发出阵阵香水气，一只手当胸揪住洪剑春的长衫前襟，另一只手则翘起兰花指，舞天舞地地比划着，尖尖的食指几乎要戳到洪剑春的鼻子上了。洪剑春一脸窘相，硕大的头颅左右摆动着，努力躲避那只兰花手，而自己的两条手臂则紧紧地抱在胸口，努力地护卫着一只方形的丝绒布袋袋。张德禄不愧是棋坛内行人，而且是洪剑春献艺时的熟客，一眼就看出，那布袋里装的是洪剑春视作身家性命的一只楠木棋盘。

“那个小白脸是谁？”张德禄发挥记者特长，先悄悄向身旁一个张大嘴巴看热闹的人打听。

“这个人你也不认得？”那人说，“当年快乐手帕厂老板娘的过房儿子，百乐门里有名的——”他悄悄压低了嗓门，“屁精！”

张德禄恍然大悟，怪不得见了有点面熟。几年前这小子在百乐门附近当男妓，进过巡捕房，其娘娘腔十足的尊容上过报纸。后来听说他认了一个老板娘为过房娘，住进了花园洋房，想不到也就是范仁义家。

张德禄再往里挤一挤，竖耳细听。

“我告诉你！”小白脸的声音也尖锐得像女人，“你今天不交出那只嵌宝戒来，休想过门！这是我过房娘活着时答应过给我的！”

洪剑春讷讷地回答着：“唉，我真的不知道她有什么东西。我不会说瞎话的。”

“屁！夫妻俩日里吃饭一张台子，夜里睡觉一只被筒，还会勿晓得？想骗我？骗赤佬去！”

“我九点钟还有一盘棋呢！请你不要再吵了，让我走吧！”

“我管你什么棋呀鸭呀，你走可以，房门钥匙交出来，我自己进去搜！”

“这算什么呀？要寻也要等宝宝回来后再寻呀！她去温岭老家了，三五天后才能……”

张德禄听到这里，好不懊丧。看来陆宝宝为了避风头，逃回乡间去找清静了。

洪剑春跟小白脸的嵌宝戒之争只值得写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构不成一篇像样的入座文章。他刚想挤出人群，却不料听到“啪”的一声，只见那小白脸扬手对准洪剑春的脸颊刮了过去。洪剑春本能地抬起手中的棋盘一挡，那小白脸手指上套着的一只玉戒顿时撞得粉碎。洪剑春糊里糊涂不知是碎掉了什么，一个慌神，棋盘也掉到了地上。那只丝绒棋袋绷开了一条缝，红黑两色棋子滚了一地。

“啊，我的玉戒！”小白脸拉着哭声大叫，“赔！赔！我要你赔我白玉戒！”

他一头撞到洪剑春的怀里，连抓带拉，把个洪剑春搓揉得连连倒退。围观的闲人们有叹气的，有笑的，也有帮腔大叫“赔！赔！”的，乱作一团。

正在这时，只听得一声吆喝：“嗨——让开让开！马桶来了！”一个高大结实的女人两手一左一右各提一只红漆马桶，杀进了人群。闲人中有住在邻近的，一见便又笑又喊：“哦——阿花来了！”“保镖到哉！”而且马上就为这阿花让开了一条路来。

阿花提着马桶直向那两个扭成一团的男人走去，一边不停声地吆喝着：“让开让开，碰翻了我不管！”

洪剑春被小白脸揪住不放，正在步步后退。那小白脸把脑袋钻在洪剑春的怀里，嘴里骂个不停，因此根本就没注意到身旁的阿花。只听得“通”的一声，马桶盖被小白脸的大腿撞落在地，马桶内粪尿直晃。阿花喊一声“啊呀！”随手就将这只掀了盖的马桶往地上一顿，那粪水就星星点点地溅了出来。小白脸的米色凡立丁西裤上立时三刻就添上了大片黄褐色的斑点，引得众人大笑起来。

张德禄按下快门，抢拍了这个镜头。

小白脸如梦初醒，低头朝自己身上一看，暴跳如雷：“好你个臭货，烂污尿！你赔我的裤子！赔！”

那阿花毫不示弱，将左手那只马桶也往地上一顿，两手往腰上一叉，开口对骂：

“滚你娘的蛋！你这只屁精！你聋了耳朵没听见我一路叫过来？马桶盖头跌坏了我要你赔马桶盖！”

小白脸毕竟还是男子，马上抬手向阿花打去，但阿花早有防备，飞快地拎起左边那只马桶盖一挡，那红漆盖头赛过古战场上的盾牌，把个小白脸疼得直甩手。

张德禄赶紧再拍下这个镜头。

“大块头来了！”又有人喊。

只见一个足有二百磅的大胖子，下身套着一条大棉裤，上身却只穿着一件龙头细布的背心，裸着牛腿粗似的两条胳膊，操着一柄大竹帚，挤了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他说着，声音低沉洪亮，显得威风凛凛。

那阿花一见这大块头男子，一脸委屈相，手指小白脸，锐声诉说：“依看依看呀，这屁精撞翻了我的马桶，还要打我！”

“打依？”大块头直奔小白脸，“让我试试他的骨头有几两重！”

小白脸见半路杀出程咬金，不禁愣住了。

闲人们拍手大笑，有一个冲着小白脸喊：“人家老公来了，你抵得过他？还不快滚蛋？”

小白脸嘴里“娘戾、娘戾”地骂着，未敢恋战，落荒而逃。

闲人们纷纷散去。张德禄知道了陆宝宝不在上海，洪剑春又赶着出门，便回报社去写眼前的这篇文章。当天的夜报上，就登出了署名“德禄兄”的专题快讯特写：

寻衅闹事小白脸自讨没趣

马桶救驾勇阿花智逐无赖

同时还附有两张现场实拍照片，图文并茂，内容发噱，阿花当然一时间里也成了个名人。

二

倒马桶的阿花借红舞女陆宝宝之光成为上海滩之名人，自然是因为阿花甘心情愿地充当洪陆两位伉俪之保镖、即夜报记者所说之“把门虎”的缘故，而其间的中介，则是若干年后也出了名的同弄邻居金梦旦。

金梦旦何许人也？说来可怜。她出身于杭州一家书香门第，十八岁那年在师范学校毕业，到上海谋职。在小学堂教了四年书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常在沪宁线上跑生意的人。此人名叫杨家栋，干的是地毯编织一行，年纪不到四十，已经是闻名于三江地区的羊毛业大王。杨家栋娶金梦旦时谎称苏州家内老婆刚刚去世，而且煞有介事地在四马路会宾楼大宴宾客，请来了介绍人、证婚人，举行了完全符合法律手续的婚礼。然后把金梦旦稳住上海，在永安弄用十条“小黄鱼”顶下了4号靠街面的一套上下三层的房子。

岂料金梦旦怀孕刚满七个月，杨家栋那苏州的原配夫人就侦察到了全部“敌情”，亲自率领两个娘姨三个丫头打上门来。那天正是一个阴雨天，天亮得迟。杨太太乘早班车赶到上海时连马路上的路灯还亮着呢。一行六人，将那4号团团围住，然后由杨

太太亲自上去叩门。门拍得通通直响，几个娘姨丫头且同时齐声呐喊“开门！”里面金梦旦还没来得及下楼启门，那永安弄里的人倒都给吵醒了。一阵乒乒乓乓，各家窗门纷纷打开，一张张瞋眊懵懂的面孔伸了出来。

“啥事体？”

“阿是巡捕房捉人？”

也实在是巧，杨家栋这天天刚蒙蒙亮就赶新雅酒楼的早茶市去了，那里是羊毛业老板栈客们常聚的地方。留下金梦旦一个人，因为身子日重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听得门响，她莫名其妙地拉过杨家栋的睡袍裹了身下得楼来。大门一开，只见面前是一位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婆娘。还没等她回过神，那边一位一眼瞅见了她的睡袍以及那副雪白粉嫩的花容月貌，醋罐子老早翻了个身，伸开两只巴掌十只指头就直抓过来。只一下子，金梦旦一张小脸上就从上向下拉开了好几道血口子。

“上楼！把那个王八蛋妈妈的给我拖下来！”杨太太一肩膀撞开那淌着血、呆若木鸡的金梦旦，操着刮拉松脆的扬州土语挥臂指挥。

娘姨丫头那边上楼，杨太太这边尚不解恨，冲向金梦旦又是两个耳光：

“你妈妈的臭婊子，偷人家老公偷得好舒服呀，小老婆当得好快活呀……”

金梦旦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立时就闭过气去，一头栽倒在地上，睡袍豁开，露出了个大肚子。那杨太太一见更是怒不可遏，提起皮鞋脚就想踹过去，幸而一位领头的老娘姨是个很有理智的聪明人，一把拉开，悄悄说了一句：“做不得的，太太，这里是租界地段！”而此时，4号门口的人也已经聚得很多了。见杨老板的原配杀上门来，婆婆妈妈们一边扣着纽扣，一边直往4号门口赶，把4号门挤得水泄不通了。许多人开始觉得很解气。因为金梦旦从去年热天里搬进永安弄里后，总是独进独出，跟弄堂里的人从来也不打招呼，这种派头在永安弄里是不多见的。结果弄了半天，原来也不过是人家养在外头的一个偏房，一个小老婆！但当他们见金梦旦一张粉脸被抓得鲜血直流，眼睛白瞪瞪地让那位江北婆骂得狗血喷头而不敢回一句嘴，最后挨了两个耳光又当场晕倒，永安弄的人也由不得有点气不过了：这江北婆打上门来也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更何况看那胖婆娘一双肥脚要踩到金梦旦的大肚子上去，真要闹出人命来，左邻右舍也要担点干系的。几个女人便趁乱挤进门去，有的扶起金梦旦掐人中，有的就挡到原配面前，劝起架来：

“算了算了，人家金老师也是不晓得呀，不知者不怪罪嘛！”

“杨太太你又不住在上海，住在上海杨先生就不敢了！”